

《人物》编辑部 编

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农民之子」系列图书·作家

人
民
出
版
社

《人物》编辑部 编

叩开文学殿

的大门

「农民之子」系列图书·作家

人
人
大
公
社

责任编辑:刘振声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任宗英 马 杰
责任校对:吴志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人物》编辑部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农民之子”系列图书)

ISBN 7-01-002213-5

I. 叩…

II. 人…

III. 作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6

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KOUKAI WENXUE DIANTANG DE DAMEN

《人物》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375

字数:114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01-002213-5/K·474 定价:9.50元

编者寄语

巍巍昆仑望不断，滔滔黄河流不尽。

多少世纪以来，神州这片古老的土地，养育着中华民族，养育着炎黄子孙。在这片土地上辛苦耕耘的千千万万农民，一代又一代……历史诉说过许多关于农民的故事，或金戈铁马，或仰天长啸，或苍劲悲怆，或深沉徘徊……但他们最终也没能走出土地。

在新的时代、新的时期，中国农民的后代，义无反顾地走出土地，历经艰辛、探索，勇敢进取开拓，表现出超越历史的风采：

他们走出老屋，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乡镇企业之花，造福一方，实现了“去太阳那里背金子”的梦想，成为新一代实业家。

他们认识生活，拥抱生活，用五彩的笔，描绘神州大地的历史变迁，推出无愧时代的作品，成为作家。

他们坚毅地闯入艺术之宫，启动灵感，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成为艺术家。

他们在运动场上，龙腾虎跃，忘我拼搏，屡夺金牌，让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天，成为体育明星。

他们从乡间小路走向神秘的科学殿堂，夜以继日，苦心钻研，推出一个个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成为科学家。

他们带着祖辈的执著追求，深入人文社科领域，潜心研究，让中华民族文化重现辉煌，成为学者。

他们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一切从零开始，惨淡经营，创造财富，成就了为之奋斗的事业，成为著名的实业家。

壮哉，农民之子！

农民之子升华了！

他们用实实在在的光辉业绩，令人信服地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骄傲地告别历史，走向未来。他们身上展现出新的时代精神、时代品格，令人兴奋，令人向往，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之子，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套“农民之子”系列图书，目前先出版七卷，即科学家、社科学者、艺术家、作家、体育明星各一卷，海内外实业家两卷。这套书精选精编，内容厚实，底蕴丰富，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栩栩如生，语言亲切可读。打开此书就像走入农民之子的多彩画廊，让人敬佩不已，目不暇接。如果此书能给读者带来一点欣喜、一点启迪，那我们将感到十分高兴。

谢谢各位读者朋友！

目

录

(99) 英雄气 泉源山书局 王津津

(801) 英雄气 王津津

(181) 英雄气 王津津

(381) 英雄气 王津津

(481) 英雄气 王津津

(581) 英雄气 王津津

乡村走出的都市作家 王津津(1)

矮小的巨人

——贾平凹速写 方英文(14)

我生长在黄土地上 张俊彪(29)

悲剧与辉煌

——追念路遥 刘春生(44)

一个爬行者的回顾 李存葆(59)

我本山中草 王润滋(75)

在挫折中寻找自信 俞天白(87)

我的第一篇小说 刘绍棠(93)

故土——我创作的源泉…………… 冯德英(99)

成功的秘诀是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 …… 浩 然(108)

落尽春红始着花 …………… 严 阵(121)

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 李 准(136)

我的第一篇小说 …………… 王西彦(155)

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

——记作家孙犁 ……… 郭志刚 章无忌 李耘犁(160)

“山药蛋”派的创始人——赵树理

…………… 戴光中 穆 林(179)

乡村走出的都市作家

王津津

伊妮(1954—)广东省花县人。1975年毕业于广州市文化艺术中专文学创作专业。曾在广东省音乐曲艺团任专业编剧,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广东分会理事。著有《欲海与神恩》、《阳光下的思考》、《羊城暗角》、《伊妮剧作集》等。

一本书发行100多万册,任何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也会因此而出名。何况这本《阳光下的思考》还经历过已排好版却被喝令停印的事情,经历过广州不允许出版只好在外省出,却反过来大大畅销于广州的事情……广州人迅速知道了伊妮,全国文坛迅速瞩目于伊妮。此后的伊妮一发而不可收,《欲海与神恩》、《伊妮剧作集》、《羊城暗角》等七部作品相继问世。1991年5月4日,三十多岁的伊妮被广州市民投票评选为广州十大杰出青年。

伊妮近几年的作品大都以广州的改革开放为背景，深刻地剖析腐朽现象沉渣泛起的历史的、心理的、经济的原因，被一些文艺理论家称为“学者型作家”。

然而，以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而闻名的伊妮，原来是个地道的乡村女孩子，在乡村与都市之间，伊妮是怎样走出自己的路的？

伊妮的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父亲在县城工作，有一份微薄的收入。虽然不是书香门第，却很看重读书，尤其夸赞能写出好文章的人，这是传统农民心目中文化人的标志。这种环境对伊妮的影响是很深的。读小学二年级时，伊妮给已经参军的大哥写了一封信，就因为这封信写得流利，父亲奖给了她两角钱。

两角钱，对于今天用电脑打字机从事写作的伊妮来说，已经完全是个忽略不计的数字了，然而在当时，那是多大的奖赏啊！父亲那点工资要赡养爷爷，好在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年终总能分到粮食和一点现钱。母亲还在一早一晚和中午休息时间去积肥、种菜。这样，伊妮兄弟姐妹5人才都进了村里那间由破庙改成的小学。夏秋两季的收割时节，伊妮和村童们结伴到田里拾谷穗；寒风袭人的冬季，他们又大多穿着单薄的衣衫，背着小箩筐挖野菜。

乡村生活的贫困和家里经济的拮据,使这两角钱的奖赏显得那么不同寻常,也给了伊妮一分向往和自信。以后,伊妮在小学、中学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乡村生活虽然苦,却是充满乐趣。伊妮经常跟着一群流着鼻涕、光着脚丫的孩子们东奔西跑,有时候在树林里捉迷藏,有时候在田埂上追逐。逢到邻村放电影,便踏着一双木屐绕过鬼火磷磷的坟场,然后兴奋好几天;令她难忘的是在村头大榕树下听老人喋喋不休地讲故事。伊妮就是从这里对故事发生了兴趣。人为什么是人?我为什么是我?明明知道故事是编的,为什么人们还爱听?……伊妮从背上母亲用旧被面缝成的红花布书包时起,脑子里就逐渐生出一串串与现实生活相距那么遥远的问题。

从八九岁起,伊妮每日的课余、星期天和节假日便不能自己支配了,要为家里做饭、喂猪。她曾经挑着自家果园的石榴沿街叫卖,笨拙地和大人讨价还价;也曾挑着粪筐,到离家二十多里外的河滩田积肥、割杂草,看守漫不经心的牛群。

然而,关于人和故事的那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构成了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她常常在临睡前或生产队开大会的空档,阅读一切她能借得到的书籍,沉浸在自己丰富的想象世界中。这多少阻碍了她与身边世界的和谐的交流。

1973年夏天,伊妮报考中山大学。可叹她不懂“行情”,没有拿出求人的面孔。直到招生结束,她才知道自己填写的

报名表格仍然在生产大队的一个破柜子里，压根儿就没往上送。

年底，广州市文化艺术中专文学创作专业招生，伊妮考中了。但是一位大队干部却扣住了她的入学通知书，还说要撤掉她的大队广播员职务。面对莫名其妙的“强权”，伊妮的父亲不得不面对现实，让伊妮向大队干部赔礼道歉，以图搞好关系，就算此番走不成，将来也能放女儿远走高飞。可是伊妮很倔犟，她不但没道歉，还给招生部门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招生部门立即派人来花县，很快解决了她的入学问题。

19 岁的花季，在伊妮来说，只有一个梦，就是当作家。她就是带着这个梦，只身闯入了灯红酒绿的广州城。

二

可是她没有想到，她进的这个创作学员班，是外界眼中的“高干子弟”班。从全省招来的 20 名学员，绝大多数是广州知青，不少人的父母都有显赫的身份，不是作家，就是高干，货真价实的“工农子弟”寥寥可数。社会上对这个“高干子弟”班议论颇多，就是同学之间，也会说起谁是谁的孩子，言谈话语之中颇有几分优越感。

有的人听说伊妮是这个班的，张口就问：“你是谁的孩子？”

伊妮无法回答，只好说：“我不是谁的孩子。”

一种陪衬的感觉深深地刺激了她。她本来就无法摆脱乡下人进城的自卑感，如今，别人因着父母而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又重重压在她心上。她拼命学习，拼命记笔记；别人如果花两分功夫做件事，她似乎要花五六分。她觉着自己怎么这么难！

1975年伊妮毕业，被分配到广东省音乐曲艺团任专业编剧。她不喜欢编写格律很严的粤曲。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她每天伏案苦苦写作，却无作品发表，废稿盈尺，遭到许多“白眼”，这更拉开了她和身边世界的距离。

幸运的是，伊妮在最茫然和痛苦的时候，得到了爱情。那个初恋的小伙子季文，就是现在伊妮的丈夫。

那时候，季文从不对伊妮的才能有所怀疑，不管自己多苦多累，总是用秀丽而工整的字体为她誊写稿件。70年代末，伊妮曾经怀着“不是爆发，便是灭亡”的悲壮之心，用三个月时间热血沸腾地写成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原先在大队药材商店工作的季文这时已调县城工作。伊妮一章章地送回去，季文一章章地抄写。40万字啊，其苦其累，只有季文知道。

不久，小说稿被退了回来，而且在单位传达室里已经被别人拆了封。羞辱与绝望顿时袭击着伊妮。很快，曲艺团差遣她到海边的大沙田作知青带队干部。人们开始全面怀疑她的写作才能。

那是一段凄凉的日子。每当大沙田的日头隐去，伊妮便一个人踩着高低不平的堤坝，走到河边，看着黑森森的河水发呆，望着天上的星星不语。黑黝黝的夜晚，远处近处，响着此起彼伏的狗叫声，仿佛撕咬着伊妮凄凉的心。

和季文相识八九年了，两人从来没有挑明过爱慕之心，但是彼此都认定对方是自己的恋人。到了这一步，他们忽然不约而同感觉到：需要成立一个家。1980年，在省城工作的伊妮终于和在县城工作的季文结婚了。

想不到的是，当伊妮向单位申请房子时，得到的答复是“你嫁回了花县，就回花县要房子吧。”伊妮没有为自己争辩的伶牙俐齿。抑郁的性格使她默然无声地忍受着。

理想不能实现，压抑不能驱赶，郁闷不能发泄。她终于病倒了。中医说她身心失调，属于精神崩溃一类。仅仅两个月，发展到两腿不能行走，躺在床上，一个多月没睡一分钟。伊妮后来说自己那时“行将气绝身亡”。

季文背着她四处求医，节衣缩食买洋参等名贵药品给她调理身体，叫她学习气功理疗。终于，半年痛苦的折磨过去了。1981年春，伊妮的病奇迹般好转；两个月后，重新学会了行走。

爱情给予伊妮的，是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这的确是非凡的！

三

生命的复苏,使理想之火再次燃烧。病刚好,听到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的消息,伊妮心中跃跃欲试。与季文一商量,季文立即鼓励她报考。伊妮全身心地投入复习,两个月后,赴长沙赶考。

此去,竟然实现了伊妮生命人格的升华。

经过笔试和口试,她终于考入这所鼎鼎大名的高等学府,成为该院戏剧理论进修班从全国招收的 24 名学生中唯一的女性,伊妮自然很兴奋。

再生的感觉已不仅是躯体的康复,而是视野的开拓。她仿佛再次降临人间,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弱女子,而是有一种神圣的力量伴她在这个世界同行——这就是知识!她对知识的需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饥似渴。

伊妮永远不会忘记对她有巨大影响和帮助的余秋雨老师。余老师现在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当初教伊妮时,只是个普通教师。不过他倾倒了许多学生。只要他一站在讲台上,就以其强大的理性思维力量和良好的艺术感觉,把学生带进时间隧道,带回历史社会的变迁,带进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他以口惹悬河的辩才,以机智明丽又潇洒飘逸的演说风采,带领学生们体验那用辉煌的方式凝聚着人类生命理想的戏剧艺术,使学生们在行云流水般的戏剧语言中,尽

情遨游于苦难重重而又色彩斑斓的世界。

余秋雨是伊妮的辅导老师。他对学生的作业要求非常苛刻和严格。在写评论奥尼尔《天外边》的作业上，余老师给伊妮大段地删削，大段地批语，逐字逐句地修改。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伊妮这篇作业，对她用文学语言堆砌起来的评论特别不满意。伊妮在老师面前感到难堪，但确实无以自辩。她至今还保留着这篇作业。伊妮由衷地认为余老师讲的是科学，是关于艺术的、戏剧的科学。

这门科学，把伊妮牵出了旧有的经历给她营造的世界。她不再玩味自身遭受过的苦难和不公平。她感觉到，苦难不是“上帝”独赐给她的，而是人人都有，只不过痛苦的感受点不同而已。人活着，能够感受到时代的痛苦与进步，能够感受到芸芸众生之心灵，这种博大的痛苦是崇高的，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痛苦。伊妮变得更加哲理和深沉。

伊妮工资有限，每月买好饭菜票后，余下的钱几乎全部买了书。多年养成的勤于思索的习惯，使她很快分门别类按专题搭起了自己基本学问的构架，什么美学原则啦，哲学思潮啦，艺术品位啦，创作倾向啦，以及情节、人物、场景……

人们常说，抽象枯燥的理论是男人们干的事，而纯粹的感情状态和无序，是女人们的世界。有个男性理论家曾说：“我很有理由不愿意和女人们讨论诸如哲学、美学等问题。”

然而，伊妮把系统的理论装备看作是进入文学领地的必备条件。她说自己大概就属于那类男人很讨厌与之讨论

哲学、美学、逻辑等等问题的女人。伊妮从小就常进入形而上的苦思冥想。理论的回答，诱惑着她不断探寻世界和人的究竟。当她学业结束，把书从上海托运回广州时，和同学半开玩笑地说：“我有黑格尔《美学》四卷，什么也不怕啦！”

尽管前途对她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还会遇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她再也不会怯生生望着广州城发怵了。她已经拥有了自己发现的生活真理。

四

是的，伊妮这时候已经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体验人生了。古希腊辉煌的悲喜剧和莎士比亚等大师炫目的光环，诱惑着伊妮迷恋上了属于综合艺术的戏剧创作。

1986年，她独自一人“流浪”到敦煌。路途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漫无边际的沙漠。顿时，一种无生命的感觉冲击着伊妮兴奋而神往的心。人类艺术最瑰丽的宝库，竟然坐落在荒漠之中！它远离繁华的都市，远离沸腾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人类生存变迁的历史见证吗？在莫高窟，那一幅幅壁画，那一尊尊雕像，莫不使伊妮如醉如痴；而千佛洞秘密书库里丢失的一卷卷古人手写文稿，又令她痛心疾首。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曾经是东方文化的璀璨明珠，然而，频繁的战乱及其导致的贫穷和愚昧，践踏了它也践踏了这个民族。今非昔比，而芸芸众生的我们，到底和芸芸众生的

祖先有什么不同？望着残缺不全的敦煌，伊妮感受到的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依附缠绕和剧烈冲撞。壮丽，崇高，悲凉，酸楚，从心底搅动着伊妮。其汹涌翻滚，令她寝食不安。

整整两年，伊妮无法从这种心境中走出来。而她是寡言的，很少有人听到她高谈见闻，阔论感受。她没有这种习惯。所有的激情郁积在胸间，宣泄于笔下，直到完成了《梦锁敦煌》的剧本创作，伊妮那近乎癫狂了的心，才获得了宁静。

1991年3月，中南女话剧作家研讨会上，广东话剧院实验剧团上演了这部大型探索性话剧。著名女导演王嘉娜在给演员说戏至第三场时，竟然激动得当众嚎啕大哭，全体演员也动情地流泪。一位《羊城晚报》的女记者说自己“看戏的时候，感动得哭了一个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想想又哭了一个小时”。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评价这部戏，“对我们传统的文化心态做了极其深刻的剖析”，戏中的敦煌和首漂长江的青年探险家尧茂书，“已分别成为站在人类历史高度思索的一种大象征”，“内涵丰富，很有震撼力量”。

这种震撼的力量，并非靠情节；催人泪下的，也不是剧中人物有什么悲欢离合。作者生活的认真和对理想的虔诚，无不通过剧中各种人物的语言令观众的心震颤，调动起人们高尚的审美情趣、深沉的痛苦思索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岭南女子，何以能够有如此的沉重和博大的思路！